日本書紀/卷第十四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十三

日本書紀卷第十四
大泊瀨幼武天皇　雄略天皇

卷第十五

大泊瀨幼武天皇。雄朝津間稚子宿禰天皇第五子也。天皇産而神光滿殿。長而伉健過人。三年（丙申四五六）八月。穴穗天皇意將沐浴。幸于山宮。遂登樓兮遊目。因命酒兮肆宴。爾乃情盤欒極。間以言談。顧謂皇后〈去來穗別天皇女曰中蒂姬皇女。更名長田大娘皇女也。大鷦鷯天皇子大草香皇子。娶長田皇女生眉輪王也。於後穴穗天皇用根臣讒。殺大草香皇子。而立中蒂姬皇女爲皇后。語在穴穗天皇紀也。〉曰。吾妹。〈稱妻爲妹。盖古之俗乎。〉汝雖親昵。朕畏眉輪王。眉輪王幼年遊戲樓下。悉聞所談。既而穴穗天皇枕皇后膝。晝醉眠臥。於是。眉輪王伺其熟睡而刺殺之。▼是日。大舍人〈闕姓字也。〉驟言於天皇曰。穴穗天皇爲眉輪王見殺。天皇大驚。即猜兄等。被甲帶刀。卒兵自將。逼問八釣白彦皇子。皇子見其欲害黙坐不語。天皇乃拔刀而斬。更逼問坂合黒彦皇子。皇子亦知將害。黙坐不語。天皇忿怒彌盛。乃復并爲欲殺眉輪王。案劾所由。眉輪王曰。臣元不求天位。唯報父仇而已。坂合黒彦皇子深恐所疑。竊語眉輪王。遂共得間而出。逃入圓大臣宅。天皇使使乞之。大臣以使報曰。盖聞。人臣有事逃入王室。未見君王隱匿臣舍。方今坂合黒彦皇子與眉輪王。深恃臣心。來臣之舍。■忍送歟。由是天皇復益興兵圍大臣宅。大臣出立於庭索脚帶。時大臣妻持來脚帶。愴矣傷懷。而歌曰。飫瀰能古簸。多倍能波伽摩鳴。那那陛鳴■。爾播爾陀陀始諦。阿遥比那陀須暮。大臣裝束已畢。進軍門跪拜曰。臣雖被戮。莫敢命。古人有云。匹夫之志難可奪。方屬乎臣。伏願大王奉獻臣女韓媛與葛城宅七區。請以贖罪。天皇不許。縱火燔宅。於是。大臣與黒彦皇子。眉輪王。俱被燔死。時坂合部連贄宿禰。抱皇子屍而見燔死。其舍人等〈闕名字

也。〉收取所燒。遂難擇骨。盛之一棺合葬新漢擬本南丘。〈擬字未詳。盖是槻乎。〉

冬十月癸未朔。天皇恨穴穗天皇曾欲以市邊押磐皇子傅國而遥付囑後事。乃使人於市邊押磐皇子。陽期狡獵。勸遊郊野曰。近江狹狹城山君韓■言。今於近江來田綿蛟屋野猪鹿多有。其戴角類枯樹末。其聚脚如弱木株。呼吸氣息似於朝霧。願與皇子。孟冬作陰之月。寒風肅殺之晨。將逍遥於郊野。聊■情以騁射。市邊押磐皇子乃隨馳獵。於是大泊瀨天皇彎弓驟馬。而陽呼曰猪有。即射殺市邊押磐皇子。皇子帳内佐伯部賣輪。〈更名仲子。〉抱屍駭■不解所由。反側呼號往還頭脚。天皇尚誅之◎是月。御馬皇子以曾善三輪君身狹。故思欲遣慮而往。不意道逢邀軍於三輪磐井側逆戰。不久被捉。臨刑指井而詛曰。此水者百姓唯得飲焉。王者獨不能飲矣。

十一月壬子朔甲子。《十三》天皇命有司設壇於泊瀨朝倉即天皇位。遂定宮焉。以平群臣眞鳥爲大臣。以大伴連室屋。物部連目爲大連。

元年

春三月庚戌朔壬子。立草香幡梭姬皇女爲皇后。〈更名橘姬。〉

是月。立三妃。元妃葛城圓大臣女曰韓媛。生白髮武廣國押稚日本根子天皇。與稚足姬皇女。〈更名栲幡娘姬皇女。〉是皇女侍伊勢大神祠。次有吉備上道臣女稚媛。〈一本云。吉備窪屋臣女。〉生二男。長曰磐城皇子。少曰星川稚宮皇子。〈見下文。〉次有春日和珥臣深目女。曰童女君。生春日大娘皇女。〈更名高橋皇女。〉童女君者本是采女。天皇與一夜而■。遂生女子。天皇疑不養。及女子行步。天皇御大殿。物部目大連侍焉。女子過庭。目大連　謂群臣曰。麗哉女子。古人有云。娜毘騰耶■麼珥。〈此古語未詳。〉徐步清庭者言誰女子。天皇曰。何故問耶。目大連對曰。臣觀女子行步。容儀能似天皇。天皇曰。見此者咸言如卿所■。然朕與一宵而■。産女殊常。由是生疑。大連曰。然則一宵喚幾廻乎。天皇曰。七廻喚之。大連曰。此娘子以清身意奉與一宵。安輒生疑嫌他有潔。臣聞。易産腹者。以褌觸體。即便懷■。况與終宵而妄生疑也。天皇命大連。以女子爲皇女。以母爲妃。是年也。太歲丁酉。

二年

秋七月。百濟池津媛違天皇將幸。婬於石河楯。〈舊本云。石河股合首祖楯。〉天皇大

怒。詔大伴室屋大連。使來目部張夫婦四支於木。置假■上。以火燒死。〈百濟新撰云。己巳年。蓋鹵王立。天皇遣阿禮奴跪來索女郎。百濟莊飾慕尼夫人女曰適稽女郎。貢進於天皇。〉

冬十月辛未朔癸酉。幸于吉野宮。

丙子。幸御馬瀨。命虞人縱獵。凌重■赴長莽。未及移影、■什七八。每獵大獲。鳥獸將盡。遂旋憩乎林泉。相羊乎藪澤。息行未展車馬。問羣臣曰。獵場之樂使膳夫割鮮。何與自割。羣臣忽莫能對。於是天皇大怒。拔刀斬御者大津馬飼。▼是日車駕至自吉野宮。國內居民咸皆振怖。由是皇太后與皇后。聞之大懼。使倭采女日媛擧酒迎進。天皇見采女面貌端麗。形容温雅。乃和顏悅色曰。朕豈不欲覩汝妍咲。乃相携手入於後宮。語皇太后曰。今日遊獵大獲禽獸。欲與羣臣割鮮野饗。歷問羣臣莫能有對。故朕嗔焉。皇太后知斯詔情。奉慰天皇曰。群臣不悟陛下因遊獵場置宍人部降問群臣。群臣默然。理且難對。今貢未晚。以我爲初。膳臣長野能作宍膾。願以此貢。天皇跪禮而受曰。善哉鄙人所云。貴相知心。此之謂也。皇太后視天皇悅歡喜盈懷。更欲貢人曰。我之厨人菟田御戶部。眞鋒田高天。以此二人請將加貢。爲宍人部。自茲以後大倭國造吾子篭宿禰。貢狹穗子鳥別爲宍人部。臣連伴造國造又隨續貢。

是月。置史戶。河上舍人部。天皇以心爲師。誤殺人衆。天下誹謗言。太惡天皇也。唯所愛寵。史部身狹村主青。桧隈民使博徳等也。

三年

夏四月。阿閇臣國見〈更名磯特牛。〉譖栲幡皇女與湯人廬城部連武彦曰。武彦　皇女而使任身。〈湯人。此云臾衛。〉武彦之父枳■喩聞此流言。恐禍及身。誘率武彦於廬城河。僞使■■沒水捕魚。因其不意而打殺之。天皇聞遣使者案問皇女。皇女對言。妾不識也。俄而皇女■持神鏡。詣於五十鈴河上伺人不行。埋鏡經死。天皇疑皇女不在。恒使闇夜東西求覓。乃於河上虹見如蛇四五丈者。掘虹起處而獲神鏡。移行未遠。得皇女屍。割而觀之。腹中有物如水。水中有石。枳■喩由斯得雪子罪。還悔殺子報殺國見。逃匿石上神宮。

四年

春二月。天皇射獵於葛城山。忽見長人。來望丹谷。面貌容儀相似天皇。天皇知是神、猶故問曰。何處公也。長人對曰。現人之神。先稱王諱。然後應■。天皇答曰。朕是幼武尊也。長人次稱曰。僕是一事主神也。遂與盤于遊田。駈逐一鹿。相辭發箭。並轡馳騁。言詞恭恪。有若逢仙。於是日晩田罷。神侍送天皇。至來目水。是時百姓咸言。有徳天皇也。

秋八月辛卯朔戊申。行幸吉野宮。

庚戌。幸于河上小野。命虞人駈獸。欲躬射而待。虻疾飛來■天皇臂。於是蜻蛉忽然飛來。囓虻將去。天皇嘉厥有心。詔羣臣曰。爲朕讃蜻蛉歌賦之。群臣莫能敢賦者。天皇乃口號曰。野磨等能。嗚武羅能陀該爾之之符須登。■例柯擧能居登。飫褒磨陛爾麻嗚須。〈一本。以飫褒磨陛爾麻鳴須。易飫褒枳彌爾麻嗚須。〉飫褒枳瀰簸。賊據嗚枳舸斯題。■磨磨枳能。阿娯羅爾陀陀伺。〈一本。以陀陀伺。易伊麻伺。〉施都魔枳能。阿娯羅爾陀陀伺。斯斯魔都登。倭我伊麻西麼。佐謂麻都登。倭我陀陀西麼。陀倶符羅爾。阿武柯枳都枳都。曾能阿武嗚。婀枳豆波野倶譬。波賦武志謀。飫褒枳瀰爾磨都羅符。儺我柯陀播於柯武。婀岐豆斯麻野麻登。〈一本。以婆賦武志謀以下易舸矩能御等。難爾於婆武登。蘇羅瀰瀰豆。野磨等能矩爾嗚。婀岐豆斯麻登以符。〉因讃蜻蛉。名此地爲蜻蛉野。

五年

春二月。天皇狡獵于葛城山。靈鳥忽來。其大如雀。尾長曳地。而且嗚曰努力努力。俄而見逐嗔猪從草中暴出逐人。獵徒縁樹大懼。天皇詔舍人曰。猛獸逢人則止。宜逆射而且刺。舍人性懦弱。縁樹失色。五情無主。嗔猪直來欲噬天皇。天皇用弓刺止。擧脚踏殺。於是田罷欲斬舍人。舍人臨刑而作歌曰。野須瀰斯志。倭我飫褒枳瀰能。阿蘇麼斯志。斯斯能宇■枳。舸斯固瀰。倭我尼■能褒利志。阿理嗚能宇倍能。婆利我曳陀阿西嗚。皇后聞悲。興感止之。詔曰。皇后不與天皇而顧舍人。對曰。國人皆謂。陛下安野而好獸。無乃不可乎。今陛下以嗔猪故而斬舍人。陛下譬無異於豺狼也。天皇乃與皇后上車歸。呼萬歳曰。樂哉。人皆獵禽獸。朕獵得善言而歸。

夏四月。百濟加須利君〈盖鹵王也。〉飛聞池津媛之所燔殺〈適稽女郎也。〉而籌議曰。昔貢女人爲采女。而既無禮。失我國名。自今以後不合貢女。乃告其弟軍君〈崑支君也〉曰。汝宜往日本以事天皇。軍君對曰。上君之命不可奉違。願賜君婦而後奉遣。加須

利君則以孕婦。既嫁與軍君曰。我之孕婦既當產月。若於路產。冀載一船。隨至何處速令送國。遂與辭訣奉遣於朝。

六月丙戌朔。孕婦果如加須利君言。於筑紫各羅嶋産兒。仍名此兒曰嶋君。於是軍君即以一船送嶋君於國。是爲武寧王。百濟人呼此嶋曰主嶋也。

秋七月。軍君入京。既而有五子。〈百濟新撰云。辛丑年盖鹵王遣王遣弟昆支君。向大倭侍天皇。以脩先王之好也。〉

六年

春二月壬子朔乙卯。天皇遊乎泊瀨小野。觀山野之體勢。慨然興感歌曰。擧暮利矩能。播都制能野磨播。伊底■智能。與慮斯企野磨。和斯里底能。與盧斯企夜磨能。據暮利矩能。播都制能夜麻播。阿野爾于羅虞波斯。阿野爾于羅虞波斯。於是名小野曰道小野。

三月辛巳朔丁亥。天皇欲使后妃親桑以勸蠶事。爰命■■〈■■。人名也。此云須我屡。〉聚國内蠶。於是■■誤聚嬰兒奉獻天皇。天皇大咲。賜嬰兒於■■曰。汝宜自養。■■即養嬰兒於宮墻下。仍賜姓爲少子部連。

夏四月。呉國遣使貢獻。

七年

秋七月甲戌朔丙子。天皇詔少子部連■■曰。朕欲見三諸岳神之形。〈或云。此山之神爲大物代主神也。或云。菟田墨坂神也。〉汝膂力過人。自行捉來。■■答曰。試往捉之。乃登三諸岳。捉取大蛇奉示天皇。天皇不齋戒。其雷■■。目精赫赫。天皇畏。蔽目不見却入殿中。使放於岳。仍改賜名爲雷。

八月。官者吉備弓削部虚空取急歸家。吉備下道臣前津屋〈或本云。國造吉備臣山。〉留使虚空。經月不肯聽上京都。天皇遣身毛君丈夫召焉。虚空被召來言。前津屋以小女爲天皇人。以大女爲己人。競令相鬪。見幼女勝。即刀而殺。復以小雄鷄呼爲天皇鷄。拔毛剪翼。以大雄鷄呼爲己鷄。著鈴金距。競令鬪之。見禿鷄勝。亦拔刀而殺。天皇聞是語。遣物部兵士卅人。誅殺前津屋并族七十人。

是歲。吉備上道臣田狹侍於殿側。盛稱稚媛於朋友曰。天下麗人莫若吾婦。茂矣綽矣。諸好備矣。曄矣温矣。種相足矣。鉛花弗御。蘭澤無加。曠世罕儔。當時獨秀者也。天皇傾耳。遥聽而心悦焉。便欲自求稚媛爲女御。拜田狹爲任那國司。俄而天皇幸稚媛。田狹臣娶稚媛而生兄君。弟君也。〈別本云。田狹臣婦名毛媛者。葛城襲津彦子。玉田宿禰之女也。天皇聞體貌閑麗。殺夫自幸焉。〉田狹既之任所聞天皇之幸其婦。思欲求援而入新羅。于時。新羅不事中國。天皇詔田狹臣子弟君與吉備海部直赤尾曰。汝宜往罰新羅。於是。西漢才伎歡因知利在側。乃進而奏曰。巧於奴者多在韓國。可召而使。天皇詔群臣曰。然則宜以歡因知利副弟君等。取道於百濟。并下勅書。令獻巧者。於是。弟君銜命。率衆行到百濟而入其國。國神化爲老女。忽然逢路。弟君就訪國之遠近。老女報言。復行一日而後可到。弟君自思路遠不伐而還。集聚百濟所貢今來才伎於大嶋中。託稱候風。淹留數月。任那國司田狹臣乃喜弟君不伐而還。密使人於百濟。戒弟君曰。汝之領項有何■錮。而伐人乎。傳聞。天皇幸吾婦遂有兒息。〈兒息已見上文〉今恐。禍及於身可■足待。吾兒汝者。跨據百濟。勿使通於日本。吾者據有任那。亦勿通於日本。弟君之婦樟媛。國家情深。君臣義切。忠踰白日。節冠青松。惡斯謀叛盜殺其夫。隱埋室内。乃與海部直赤尾將百濟所獻手末才伎在於大嶋。天皇聞弟君不在。遣日鷹吉士堅磐固安錢。〈堅磐。此云柯陀之波。〉使共復命。遂即安置於倭國吾礪廣津邑。而病死者衆。〈廣津。此云比盧岐頭。〉由是、天皇詔大伴大連室屋。命東漢直掬。以新漢陶部高貴。鞍部堅貴。畫部因斯羅我。錦部定安那錦。譯語卯安那等遷居于上桃原■。下桃原。眞神原三所。〈或本云。吉備臣弟君還自百濟。獻漢手人部。衣縫部。宍人部。〉

八年

春二月。遣身狹村主青。檜隈民使博德使於吳國。自天皇即位至于是歲。新羅國背誕。苞苴不入。於今八年。而大懼中國之心。脩好於高麗。由是高麗王遣精兵一百人。守新羅。有頃高麗軍士一人取假歸國。時以新羅人爲典馬。〈典馬。此云于麻柯毘。〉而顧謂之曰。汝國爲吾國所破非久矣。〈一本云。汝國果成吾士非久矣。〉其典馬聞之。陽患其腹。退而在後。遂逃入國説其所語。於是新羅王乃知高麗僞守。遣使馳告國人曰。人殺家内所養鷄之雄者。國人知意。盡殺國内所有高麗人。惟有遣高麗一人。乘間得脱逃入其國。皆具爲説之。高麗王即發軍兵。屯聚筑足流城。〈或本云。都久斯岐城。〉遂歌■興樂。於是。新羅王夜聞高麗軍四面歌■。知賊盡入新羅地。乃使人於任那王曰。高麗王征伐我國。當此之時若綴旒。然國之危殆過於累卵。命之脩短大所不計。伏請救

於日本府行軍元帥等。由是任那王勸膳臣斑鳩。〈斑鳩。此云伊柯屡餓。〉吉備臣小梨。難波吉士赤目子。往救新羅。膳臣等未至營止。高麗諸將未與膳臣等相戰皆怖。膳臣等乃自力勞軍。令軍中促爲攻具急進攻之。與高麗相守十餘日。乃夜鑿險爲地道。悉過輜車設奇兵。會明、高麗謂。膳臣等爲遁也。悉軍來追。乃縱奇兵。步騎夾攻。大破之。二國之怨自此而生。〈言二國者。高麗新羅也。〉膳臣等謂新羅曰。汝以至弱當至強。官軍不救。必爲所乘。將成人地殆於此役。自今以後。豈背天朝也。

九年

春二月甲子朔。遣凡河内直香賜與采女。祠胸方神。香賜與采女既至壇所。〈香賜。此云舸■夫。〉及將行事。奸其采女。天皇聞之曰。詞神祈福可不愼歟。乃遣難波日鷹吉士將誅之。時香賜即逃亡不在。天皇復遣弓削連豐穗。普求國郡縣。遂於三嶋郡藍原。執而斬焉。

三月。天皇欲親伐新羅。神戒天皇曰。無往也。天皇由是不果行。乃勅紀小弓宿禰。蘇我韓子宿禰。大伴談連。〈談。此云箇陀利。〉小鹿火宿禰等曰。新羅自居西土。累葉稱臣。朝聘無違。貢職允濟。逮乎朕之王天下。投身對馬之外。竄跡匝羅之表。阻高麗之貢。呑百濟之城。况復朝聘闕。貢職莫脩。狼子野心。飽飛飢附。以汝四卿。拜爲大將。宜以王師薄伐天罰襲行。於是。紀小弓宿禰使大伴室屋大連。憂陳於天皇曰。臣雖拙弱敬奉勅矣。但今臣婦命過之際。莫能視養臣者。公冀將此事具陳天皇。於是。大伴室屋大連具爲陳之。天皇聞悲頽歎。以吉備上道采女大海。賜於紀小弓宿禰。爲隨身視養。遂推轂以遣焉。紀小弓宿禰等即入新羅。行屠傍郡。〈行屠。並行並擊。〉新羅王夜聞官軍四面鼓聲。知盡得喙地。與數百騎馬軍亂走。是以大敗。小弓宿禰追斬敵將陣中。喙地悉定。遣衆不下。紀小弓宿禰亦收兵。與大伴談連等會。兵復大振。與遣衆戰。是夕大伴談連及紀岡前來目連皆力而死。談連從人同姓津麻呂。後入軍中尋覓其主。從軍覓出問曰。吾主大伴公何處在也。人告之曰。汝主等果爲敵手所殺。指示屍處。津麻呂聞之踏叱曰。主既已陷。何用獨全。因復赴敵。同時殞命。有頃遣衆自退。官軍亦隨而却。大將軍紀小弓宿禰値病而薨。

夏五月。紀大磐宿禰聞父既薨。乃向新羅。執小鹿火宿禰所掌兵馬船官及諸小官。專用威命。於是。小鹿火宿禰深怨乎大磐宿禰。乃詐告於韓子宿禰曰。大磐宿禰謂僕曰。我當復執韓子宿禰所掌之官不久也。願固守之。由是。韓子宿禰與大磐宿禰有隙。於是百濟王聞日本諸將緣小事有隙。乃使人於韓子宿禰等曰。欲觀國堺。請垂降臨。是以韓子

宿禰等並轡而往。及至於河。大磐宿禰飲馬於河。是時韓子宿禰從後而射大磐宿禰鞍瓦■後橋。大磐宿禰愕然反視。射墮韓子宿禰於中流而死。是三臣由前相競。行亂於道。不及百濟王宮而却還矣。於是。采女大海從小弓宿禰喪來到日本。遂憂諮於大伴室屋大連曰。妾不知葬所。願占良地。大連即爲奏之。天皇勅大連曰。大將軍紀小弓宿禰龍驤虎視。旁眺八維。掩討逆節。折衝四海。然則身勞萬里。命墜三韓。宜致哀矜。死視葬者。又汝大伴卿。與紀卿等。同國近隣之人。由來尚矣。於是大連奉勅。使土師連小鳥。作冢墓於田身輪邑而葬之也。由是大海欣悦不能自黙。以韓奴室。兄麻呂。弟麻呂。御倉。小倉。針六口送大連。吉備上道蚊嶋田邑家人部是也。別小鹿火宿禰從紀小弓宿禰喪來。時獨留角國。使倭子連〈連未詳何姓人。〉奉八咫鏡於大伴大連。而祈請曰。僕不堪共紀卿奉事天朝故請留住角國。是以大連爲奏於天皇。使留居于角國。是角臣等初居角國。而名角臣。自此始也。

秋七月壬辰朔。河内國言。飛鳥戸郡人田邊史伯孫女者。古市郡人書首加龍之妻也。伯孫聞女産兒。往賀聟家。而月夜還。於蓬■丘譽田陵下。〈蓬■。此云伊致寐姑。〉逢騎赤駿者。其馬時■略而龍■。■聳擢■而鴻驚。異體■生。殊相逸發。伯孫就視而心欲之。乃鞭所乘■馬。齊頭並轡。爾乃赤駿超■絶於埃塵。驅■迅於滅沒。於是馬後而怠足。不可復追。其乘駿者知伯孫所欲。仍停換馬相辭取別。伯孫得駿甚歡。驟而入廐。解鞍秣馬眠之。其明旦赤駿變爲土馬。伯孫心異之。還覓譽田陵。乃見■馬在於土馬之間。取而代而置所換土馬也。

十年

秋九月乙酉朔戊子。身狹村主青等將呉所獻二鵝到於筑紫。是鵝爲水間君犬所囓死。〈別本云。是鵝爲筑紫嶺縣主泥麻呂犬所囓死。〉由是。水間君恐怖憂愁。不能自默。獻鴻十隻與養鳥人。請以贖罪。天皇許焉。

冬十月乙卯朔辛酉。以水間君所獻養鳥人等安置於輕村磐余村二所。

十一年

夏五月辛亥朔。近江國栗太郡言。白■■居于谷上濱。因詔置川瀬舍人。

秋七月。有從百濟國逃化來者。自稱名曰貴信。又稱。貴信呉國人也。磐余呉琴彈■手

屋形麻呂等。是其後也。

冬十月。鳥官之禽。爲菟田人狗所囓死。天皇瞋。黥面而爲鳥養部。於是信濃國直丁與武藏國直丁侍宿。相謂曰。嗟乎。我國積鳥之高同於小墓。旦暮而食。尚有其餘。今天皇由一鳥之故而黥人面。太無道理。惡行之主也。天皇聞而使聚積之。直丁等不能忽備。仍詔爲鳥養部。

十二年

夏四月丙子朔己卯。身狹村主青與桧隈民使博德出使于吳。

冬十月癸酉朔壬午。天皇命木工鷄御田。〈一本云。猪名部御田。盖誤也。〉始起樓閣。於是御田登樓。疾走四面。有若飛行。時有伊勢采女。仰觀樓上。恠彼疾行。顛仆於庭。覆所■饌。〈饌者。御膳之物也。〉天皇便疑御田奸其采女。自念將刑而付物部。時秦酒公侍坐。欲以琴聲使悟於天皇。横琴彈曰。柯武柯噬能。伊制能。伊制能奴能。娑柯曳鳴。伊褒甫流柯枳底。志我都矩屡麻泥爾。飫褒枳瀰爾。柯■倶都柯陪。麻都羅武騰。倭我伊能致謀。那我倶母鵝騰。伊比志■倶彌■夜。阿■羅陀倶彌■夜。於是天皇悟琴聲。而赦其罪。

十三年

春三月。狹穗彦玄孫齒田根命竊奸采女山邊小嶋子。天皇聞以齒田根命。收於物部目大連而使責讓。齒田根命以馬八匹。大刀八口。秡除罪過。既而歌曰。耶麼能謎能。故思麼古喩衛爾。比登涅羅賦。宇麼能耶都擬播。鳴思稽矩那欺。目大連聞而奏之。天皇使鹵田根命資財露置於餌香市邊橘本之土。遂以餌香長野邑。賜物部目大連。

秋八月。播磨國御井隈人文石小麻呂有力強心。肆行暴虐。路中抄刼不使通行。又斷商客■■。悉以奪取。兼違國法。不輸租賦。於是。天皇遣春日小野臣大樹領敢死士一百。並持火炬。圍宅而燒。時自火炎中白狗暴出。逐大樹臣。其大如馬。大樹臣神色不變。拔刀斬之。即化爲文石小麻呂。

秋九月。木工猪名部眞根以石爲質揮斧■材。終日■之不誤傷刃。天皇遊詣其所。而恠問曰。■不誤中石耶。眞根答曰。竟不誤矣。乃喚集采女。使脱衣裙而著犢鼻露所相撲。

於是。眞根暫停。仰視而■。不覺手誤傷刃。天皇因嘖讓曰。何處奴。不畏朕。用不貞心妄輒答。仍付物部使刑於野。爰有同伴巧者。歎惜眞根而作歌曰。婀■羅斯枳。偉儺謎能陀倶彌。柯該志須彌儺■。旨我那稽麼。■例柯柯該武預。婀■羅須彌儺■。天皇聞是歌反生悔惜。喟然頽歎曰。幾失人哉。乃以赦使乘於甲斐黒駒。馳詣刑所。止而赦之。用解徽纏。復作歌曰。農播■磨能。柯彼能矩盧古磨。矩羅枳制播。伊能致志儺磨志。柯彼能倶盧古磨。〈一本。換伊能致志儺磨志。而云伊志柯孺阿羅磨志。〉

十四年

春正月丙寅朔戊寅。身狹村主青等共呉國使。將呉所獻手末才伎漢織。呉織及衣縫兄媛。弟媛等。泊於住吉津。

是月。爲呉客道通磯歯津路。名呉坂。

三月。命臣連迎呉使。即安置呉人於桧隈野。因名呉原。以衣縫兄媛奉大三輪神。以弟媛爲漢衣縫部也。漢織。呉織。衣縫。是飛鳥衣縫部。伊勢衣縫之先也。

夏四月甲午朔。天皇欲設呉人。歷問群臣曰。其共食者誰好乎。群臣僉曰。根使主可。天皇即命根使主爲共食者。遂於石上高拔原饗呉人。時密遣舍人、視察裝餙。舍人復命曰。根使主所著玉縵大貴最好。又衆人云。前迎使時又亦著之。於是天皇欲自見。命臣連裝如饗之時。引見殿前。皇后仰天歔欷啼泣傷哀。天皇問曰。何由泣耶。皇后避床而對曰。此玉縵者。昔妾兄大草香皇子奉穴穗天皇勅，進妾於陛下時。爲妾所獻之物也。故致疑於根使主。不覺涕垂哀泣矣。天皇聞驚大怒。深責根使主。根使主對言。死罪死罪。實臣之愆。詔曰。根使主。自今以後。子子孫孫八十聯綿。莫預羣臣之例。乃將欲斬之。根使主逃匿至於日根。造稻城而待戰。遂爲官軍見殺。天皇命有司二分子孫。一分爲大草香部民以封皇后。一分賜茅渟縣主爲負嚢者。即求難波吉士日香香子孫。賜姓爲大草香部吉士。其日香香等語在穴穗天皇紀。事平之後。小根使主〈小根使主。根使主子也。〉夜臥謂人曰。天皇城不堅。我父城堅。天皇傳聞是語。使人見根使主宅。實如其言。故收殺之。根使主之後爲坂本臣。自是始焉。

十五年

秦民分散。臣連等各隨欲駈使。勿委秦造。由是秦造酒甚以爲。憂。而仕於天皇。天皇

愛寵之。詔聚秦民賜於秦酒公。公仍領率百八十種勝。奉獻庸調御調也絹■。充積朝庭。因賜姓曰禹豆麻佐。〈一云禹豆母利麻佐。皆盈積之貌也。〉

十六年

秋七月。詔宜桑國縣殖桑。又散遷秦民使獻庸調。

冬十月。詔。聚漢部。定其伴造者。賜姓曰直。〈一本云。賜漢使主等賜姓曰直。〉

十七年

春三月丁丑朔戊寅。詔土師連等使進應盛朝夕御膳清器者。於是。土師連祖吾笥仍進挪津國來狹狹村。山背國内村。俯見村。伊勢國藤形村及丹波。但馬。因幡私民部。名曰贄土師部。

十八年

秋八月己亥朔戊申。遣物部菟代宿禰。物部目連。以伐伊勢朝日郎。朝日郎聞官軍至。即逆戰於伊賀青墓。自矜能射。謂官軍曰。朝日郎手誰人可中也。其所發箭穿二重甲。官軍皆懼。菟代宿禰不敢進擊。相持二日一夜。於是。物部目連自執大刀。使筑紫聞物部大斧手執楯叱於軍中俱進。朝日郎乃遥見。而射穿大斧手楯二重甲。并入身肉一寸。大斧手以楯翳物部目連。目連即獲朝日郎斬之。由是菟代宿禰羞愧不克。七日不復命。天皇問侍臣曰。菟代宿禰何不復命。爰有讃岐田蟲別。進而奏曰。菟代宿禰怯也。二日一夜之間不能擒執朝日郎。而物部目連率筑紫聞物部大斧手。獲朝日郎矣。天皇聞之怒。輒奪菟代宿禰所有猪名部。賜物部目連。

十九年

春三月丙寅朔戊寅。詔置穴穗部。

廿年

冬。高麗王大發軍兵。伐盡百濟。爰有少許遺衆。聚居倉下。兵粮既盡。憂泣茲深。於

是高麗諸將言於王曰。百濟心許非常。臣每見之。不覺自失。恐更蔓生。請遂除之。王曰。不可矣。寡人聞。百濟國者。爲日本國之官家。所由來遠久矣。又其王入仕天皇。四隣之所共識也。遂止之。〈百濟記云。盖鹵王乙卯年冬。狛大軍來。攻大城七日七夜。王城降陷。遂失尉禮國。王及大后王子等皆沒敵手。〉

廿一年

春三月。天皇聞百濟爲高麗所破。以久麻那利賜■洲王。救興其國。時人皆云。百濟國雖屬既亡聚夏倉下。實賴於天皇。更造其國。〈■洲王盖鹵王母弟也。日本舊記云。以久麻那利賜末多王。盖是誤也。久麻那利者任那國下■呼■縣之別邑也。〉

廿二年

春正月己酉朔。以白髮皇子爲皇太子。

秋七月。丹波國餘社郡管川人水江浦嶋子乘舟而釣。遂得大龜。便化爲女。於是浦嶋子感以爲婦。相逐入海。到蓬萊山歷覩仙衆。語在別卷。

廿三年

夏四月。百濟文斤王薨。天皇以昆支王五子中。第二末多王幼年聰明。勅喚内裏。親撫頭面誡勅慇懃。使王其國。仍賜兵器。并遣筑紫國軍士五百人。衛送於國。是爲東城王。

是歲。百濟調賦益於常例。筑紫安致臣。馬飼臣等。率船師以擊高麗。

秋七月辛丑朔。天皇寢疾不預。詔。賞罰支度。事無巨細。並付皇太子。

八月庚午朔丙子。天皇疾彌甚。與百寮辭訣。並握手歔欷。崩于大殿。』遺詔於大伴室屋大連。與東漢掬直曰。方今區宇一家。烟火萬里。百姓艾安。四夷賓服。此又天意欲寧區夏。所以小心勵己日愼一日。盖爲百姓故也。臣連伴造。每日朝參。國司郡司隨時朝集何不■竭心府。誠勅慇懃。義乃君臣。情兼父子。庶藉臣連智力内外歡心。欲令普天之下永保安樂。不謂。遘疾彌留至於大漸。此乃人生常分。何足言及。但朝野衣冠未得鮮麗。教化政刑猶未盡善。興言念此。唯以留恨。今年踰若于不復稱夭。筋力精神一

時勞竭。如此之事本非爲身。止欲安養百姓。所以致此。人生子孫誰不屬念。既爲天下事須割情。今星川王。心懷悖惡。行闕友于古人有言。知臣莫若君。知子莫若父。縱使星川得志。共治家國。必當戮辱遍於臣連。酷毒流於民庶。夫惡子孫已爲百姓所憚。好子孫足堪負荷大業。此雖朕家事理不容隱。大連等民部廣大充盈於國。皇太子地居上嗣。仁孝著聞。以其行業。堪成朕志。以此共治天下。朕雖瞑目。何所復恨。〈一本。云。星川王腹惡心麁。天下著聞。不幸朕崩之後。當害皇太子。汝等民部甚多。努力相助。勿令侮慢。〉』是時。征新羅將軍吉備臣尾代行至吉備國過家。後所率五百蝦夷等聞天皇崩。乃相謂之曰。領制吾國天皇既崩。時不可失也。乃相聚結。侵寇傍郡。於是。尾代從家來。會蝦夷於娑婆水門。合戰而射蝦夷等。或踊或伏。能避脫箭。終不可射。是以尾代空彈弓弦於海濱上。射死踊伏者二隊。二■之箭既盡。即喚船人索箭。船人恐而自退。尾代乃立弓執末而歌曰。瀰致爾阿賦耶。鳴之慮能古。阿每爾擧曾。枳擧曳儒阿羅每。矩爾爾播。枳擧曳底那。唱訖自斬數人。更追至丹波國浦掛水門。盡逼殺之。〈一本云。追至浦掛。遣人盡殺之。〉